

请到小镇来做客

陈 明

淮河(淮南)文化漫谈 (第五季)征文

当下,都市生活的人们平时总是被时间裹挟着往前走,每日里行色匆匆,尤其需要一处静谧的角落,换一种方式生活,借此休养一下自己疲惫的身心,检查思考一夜以继日执着追求的人生目标。如果你想如此,我请你到小镇来做客!

小镇的确小,东南西北的轮廓总面积60.2平方公里。由于一些历史和现实的原因,小镇安静下来了。安静下来的小镇,现在已成了风景秀美的美好乡村,也从此成了修身养性的好去处。

小镇老街的幽静,在当今喧嚣繁华社会中是最难寻了,走入其中就会让人去除浮躁,作一次历史和文化的沐浴。镇上的火车站,是上世纪80年代初建造的,当年是阜淮铁路线上的一个大站,曾与阜阳站、淮南站齐名。火车站车务段、机务段、水电工区、医院、警署齐全……成为当时凤台及周边县区人民

外出的集散地。如今,繁华落尽,面对那些斑驳的建筑、荒废的广场、窄长的老围墙、粗犷的门窗舍瓦……你就会情不自禁思考它的历史,你心头的那些市侩、浮躁之气,就会渐渐烟消云散,心空了,静了,理性的思考一下子就充盈并融入全身的血脉……

小镇老街的幽静,是自然古朴的,也是小镇最具魅力的所在。“凤台西部重镇,花鼓艺术之乡”这是数十年来对于小镇的称誉,今天的小镇老街区也还保留了窄长的巷子,几间百年沧桑的老房子。一只小花狗懒懒地走过街衢,形体只是壮硕了些,走到老街边始建于唐朝的古佛寺屋檐下,无所事事地嗅一嗅……两只猫是它的老邻居,见了狗没得可说,不理不睬的样子,要不是街角传来一阵不急不躁的卖豆腐的梆子声,像是多了几缕人迹,它们还会迈着方步大摇大摆地向前走过去。夏日正午之时,墙角边,蚂蚁正忙着赶集,三五成群地拖着一只甲壳虫,或者一片树叶,往它们的巢穴里运输……这里很少有喧闹,老街区的人习惯了这种幽静,也在漫长的日子里守护着这片传统,即使有了纠纷,也是关门闭户,悄声计较,家丑

不可外扬吗!小镇上的火车站也不再繁忙,自从90年代初被降为小站后,这个阜淮线上为数不多的大站,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偶尔运些货物的末端小站了。繁华隐去,偶有一两声火车汽笛的鸣响,也恰似静夜里划过夜空的流星,带给周边的也是寂静中的一笔生动,宜人且浪漫。一切都是那样的平和安宁。走在老街巷里,伴着自己的脚步声,你就会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,呼吸也越来越急促,怀疑自己是不是变成了这巷里的一棵树,抑或是一间老房子。

小镇也有独特的休闲文化。这里是安徽省花鼓灯艺术之乡,安徽陈派花鼓灯发源地。“一双红袖舞纷纷,软似花鼓乱似云,自是擎身无妙手,肩头掌上有何分。”千百年来,花鼓灯的音乐、舞姿和韵律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淮河人民生活、劳动、风情的记忆,承载了不同时期淮河流域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文化,存储了淮人独特的文化观念、审美情趣和民风民俗,并以活态的形式传承至今,被称为“世界上最能用肢体语言表达复杂情节和人物的民间舞蹈之一。”你若累了,可到小镇的安徽花鼓灯原始生态村——陈巷村逛

逛,参观全省首家花鼓灯村史馆,领略花鼓灯非遗文化,欣赏原汁原味儿的乡村花鼓灯舞蹈艺术。

小镇也不乏水韵。小镇的水不是长江大河,当然也不属于潺潺流水,她是那种一年四季河水汤汤的水系。她的东边有一条河流西淝河,由北往南经硖山口注入淮河,她有数千亩的采煤沉陷区湖面,河湖环抱着小镇,不管世纪如何变迁,它们都属于那种永不干涸的河湖,这样的姿态正适于演绎小镇的清幽和浪漫。这些年里,小镇的执政者带领千群不停地治理改善沉陷区域水系,建成了光伏发电基地、水产养殖基地、新集公园农庄,打造观光休闲景观。你如果来到这里,就会惊喜地发现,生活原来可以是这样一种方式,满身没有负累,白天里所有的牵绊尽可以褪去,给了心灵创设了一个天高地远的境界!

朋友,如果你感到累了,或者有些疲乏了,那么,请你到小镇来做客!小镇就是位于凤台县西部十六公里距离的新集镇。来吧,朋友!从小镇这里出发,你会变得理智而沉着,脱胎换骨了一般,满怀信心走向你的事业和生活。

□诗 歌

见 证(外一首)

弓 力

古城是个牵引人的谜。答案若隐若现
翻开尘封已久的典籍,或散落民间的文字
行草隶篆楷般的记录,让人茅塞顿开
模糊、残缺或消逝的,瞬间复原

掩卷、仰望长空,不禁陷入沉思
雁阵的总结,总在展望和乐观中收笔

那些省略的行程,那些披着风雨的搏击
都化作吹不散的情结

登上城楼,每一面旗帜都是见证者
血腥,威严;衰落,繁华;胜景,民风
都在轮回里回响。只是脚下的条石多了一道车辙,一道微光

山中, 各色的落叶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

谁都不愿破坏画面的宁静
不愿惊动丛林的鸟鸣, 夕阳下的泥水

不愿惊动云深处的寻道者和酣眠的将军

在古城,每一条小巷都让人着迷
从名字寻源, 你会慢慢解开古城的神秘

在这里匆匆游历, 或者留下姓名的人
呼吸里,总会多一份古城气息

奔 波

被奔波主宰

我不能停留,也不能操之过急
只有不停地汲取大地深处的养分
诠释独立而完整的生命

山河感染我,也不断改变我

当鹅黄的茅悄悄探出
风又不断加深着装的色彩
我深知,必须加快行走的步伐

外面的世界是藏在心底的谜
当我翻过最后一座独木桥时
汗水浸透了紧攥在手心里的黄土路,就在前方

越过青春,银黄点缀湛蓝的天空

这是我想要的成熟
落下,随风
和枯草一起,起舞

□小小说

归 巢

王 辉

老刘手里拎着个精致的鸟笼,哼着忘了叫啥名字的小曲儿,慢悠悠地从公园回来。夕阳将他的影子拉长得老长。老刘是个孤老头,他的儿子远渡重洋,娶了个洋媳妇便再没回来过。为了填补那无尽的寂寞,老刘养了一只鸟儿,虽然只是普通的鸟,却聪明伶俐,它能听懂主人的话,读懂主人的心思,常常把老刘逗得开怀大笑。

路过老张家的院子时,见老张正忙碌在一片五彩斑斓的花海中。老张是个园艺爱好者,他的院子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,还养了几尾锦鲤在水中嬉戏。老张抬头看见老刘,热情地招呼他进来坐坐。

走进院子,老刘被一阵欢快的鸟鸣声吸引。他四处张望,却找不到鸟儿的影子。老张见状,笑着指了指窗台上的一台小小的收录机说:“别找了,是它在叫呢,图个热闹。”老刘也笑了,说:“为什么不养只真鸟呢?”老张打趣地说:“还真想养,就是不知道养什么鸟好。要不把你的鸟留下,瞧它叫得多顺耳。”

老刘将鸟笼往树一挂,说:“你若喜欢,就留下吧。”老张以为老刘说着玩玩,便说:“你舍得?”老刘认真地说:“你这儿环境美,我这几日要出一趟远门,打算暂时寄养在你这里。”老张一听,满口答应。老张的孙子闻声从屋里跑出来,高兴得手舞足蹈,嚷嚷道:“哈哈,我要跟鸟玩。”

临走时,老刘对鸟说:“乖乖听话,在这住几天,爷爷很快就会来接你。”那鸟好像听懂了似的,轻轻地叫了几声,声音

□随 笔

从繁华到简雅

东 迟

从繁华到简雅,只需要一条幽径。这条幽径,几乎日日与我相伴,春夏秋冬,风雨无阻。幽径一端连着繁华的城市,一端连着简雅的旷野。在城市穿梭,是为了生存,在旷野流连,是享受生活。我心向旷野,喜欢简雅。

在城市生活久了,见惯了车水马龙和尘世百态,钢筋混凝土桎梏了人的思想和灵魂,心情会无端变得烦躁。走进旷野,看天高云淡,听鸟叫虫鸣,观小桥流水,流水声能洗人心肺,静人神魂。那片简雅的旷野,四面环山,浓云架在山巅,山谷雾气腾腾。坝上河水滔滔而过,小桥飞架南北,河两岸土沃田肥,瓜果飘香,农人蓑衣草帽,带月荷锄而归。坝上农舍如点缀夜空的星辰,炊烟袅袅,鸡犬相闻。行于纵横交错的阡陌,湿露沾衣,泥土青草的馨香沁入肺腑,绿肥红瘦尽收眼底,蛙叫蝉鸣声声入耳。行于此,怎能不叫人放下尘世的喧嚣与聒噪,心情怎不平静如水。

从繁华到简雅,只需要心中装着一方旷野。对世界的理解,因人而异,所以处世哲学千差万别。如果仅用自己的世界观去度量是非对错,所见所闻往往不能称心如意。这个时候,不妨给一方旷野装进心里,便能海纳百川,心胸开阔。对于烦恼,我们不能像城市里的高楼一样往高处堆,这样会越堆越重,高楼尚有钢筋支撑其负重,而我们自己只有靠内心支撑,内心再强大,总有支撑不了之时,心态崩塌了,世界就不再精彩。这时,不妨沿着幽径,走进旷野,寻找旷野简雅的手。

你一期承包的三年,不是赚得盆满钵满吗?村长接过满江的话。

嘛钱?我是看着鱼塘尽是垃圾弃土,散发出一股臭味。村口是咱村的形象呢,我不那样做,大家岂不会说我是傻子?

听到这里,村长脸一下子红了。我这次回来,还是想承包鱼塘。至于承包费嘛……

还啥承包费呀?三年免租金。村长迫不及待地说。

租金照旧。只是我还有一个条件。满江说。

啥条件啊,尽管说。村长满脸疑惑。村东废弃的那三口塘,我要一起承包。满江语气坚定。

好。一言为定?一言为定!村长狠狠地握住了满江的手。



半城烟雨半城诗 孟伟摄

□散 文

四时莲想

章铜柱

周敦颐的爱莲说出,谁还会轻易地说自己不爱莲呢。余光中是个特立独行的人,他在《莲的联想》中说,“已经进入中年,还如此迷信/迷信着美/对此莲池,我欲下跪”,余光中欲跪的莲池,沉淀着诗人目光穿透莲池瞬间的联想,“诺,叶何甜甜,莲何翩翩/你可能想象/美在其中,神在其上”“我在其侧,我在其间”那不只是诗人的忘我,也是我们不舍的目光,是我们心中一个执着的梦。

我生的小城中有一片湖,藏于闹市,湖水倒映着俗世的繁华与喧嚣。湖的一隅,有一方莲池,安安静静,任由楼影山色倒映,天光云影徘徊,静谧唯美,那是深邃含情的湖的眼眸。

春日午后,阳光清澈,莲池仿佛一面打开天堂舷窗的平镜,柔媚的桃红柳绿迎春黄,都映在莲池里,透明而又神秘。走近莲池,你也在池中看到了自己,一样的春光明媚。池底的水草青青,摇曳着,仿佛是镜中透雕的暗纹。蓝天如洗,白云团絮,曼妙舒展的身姿,在莲池中徜徉,又好像要浮出水面般。莲好像是静美光影盛宴中的缺席者,嫩叶如迷失在天堂的天使,一点一点粉绿浅黄的淡影,在浅褐色莲梗的牵动下,浮在湖光云影里,像初入厅堂的新娘,对着眩目满池的热闹含羞不语,水样的娇羞妩媚中,是莲该有的清纯明净。

夏天,莲池洋溢着喧闹和快乐,我们的莲香,伴着快乐欲飞。江南采莲时节,欲飞的是鱼戏莲池的喧闹,“鱼戏莲叶东,鱼戏莲叶西,鱼戏莲叶南,鱼戏莲叶北。”鱼在莲叶间游来游去,风中的莲叶也在顾盼,在伴着鱼儿的快乐。南塘可采莲,采莲女的快乐惹起满池荷风哗然,人没于莲花莲叶中,快乐中的一低头,竟也惹起采莲女清澈如水的思念,思念莲池的某个夏日,思念莲池边的一次偶遇吗。

“竹喧归浣女,莲动下渔舟”,已是秋天了。采莲归来的渔舟满载着快乐,浣衣归来的女子看见莲随舟动的快乐,该是一脸的羡慕吧。深秋的天气在清冷中残留着一丝温暖,像极了林黛玉的性情,她说自己最不喜欢李商隐的诗,却无端地喜欢“秋阴不散霜飞晚,留得枯荷听雨声。”深秋的莲池,天空一片阴霾,迟迟不肯散去,霜竟然也来得迟了。微雨淅淅沥沥,一片错落有致的声响停在枯荷之上,更兼一番清冷,残留在心里的,是李商隐

□小小说

鱼 塘

刘乾能

到三年呢。村长问,你这鱼还金贵嘞,要养三年。满江一笑。村长也一笑。

转眼间,三年就到了。这一天,村里开进两辆罐车。满江指挥着随车来的几个人在塘里捞鱼。从塘里捞上来的,全是身段一般大的细长鱼。村长说,满江你这不就是雅鱼吗。是呢,满江提起一条鱼,村长看上去,觉得不过两斤重。

卖了鱼,清了塘,满江找到村长,说还要承包鱼塘。村长说不行,今年木森要承包。满江说,木森不懂养鱼,让他承包是害他呢。村长说,村里决定让你们竞争。满江说,好。

村委会会议室里,坐满了村民代表。“3000”,满江率先报价。“3500”,木森加了价。“4000”,满江回报。“4500”,木森加了价。“6000”,满江直接上了三个台阶。“8000”,木森似乎势在必得。见此情景,满江手臂高举,“10000”。满江话音未落,只见木森伸开

右手,张开五指,来回翻了三下。村长问,“15000?”木森点头说是的。满江摇了摇头,默默退出了会议室。

满江带着荷花又出了门。出门在外的满江和荷花拜师学艺,开起了鱼火锅。满江做的鱼火锅味道醇厚,生意异常火爆。

生意兴隆的满江,又接连开了两家加盟店,生意一样火。眼见着生意红红火火,荷花正高兴呢,转眼发现满江却愁眉苦脸,背着人时,还常常唉声叹气。荷花知道,满江肯定在担心木森的鱼塘。

立秋,是鱼塘起鱼的季节。满江对荷花说,你看着店,我得回去一趟。不等荷花表态,满江已坐上了回村的班车。刚到村口,满江看到鱼塘周围杂草丛生。下车,走过去一看,塘底只有浅浅一层水,哪有鱼的影子。满江找到村长,问鱼塘咋回事。村长说,木森养了两年